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由於他開口說話之故，真氣分散，筆身又直了一點，可是他的身形卻被逼退了一步，顧不得再開口，連忙將真氣運足，同時還用目示意，叫金蒲孤趕快離開。

金蒲孤知道他已準備作孤注一擲，玉石俱焚的打算，連忙抽身退後幾步，將長箭抽了一支搭上弓弦叫道：「前輩請再支持一下！」

「不取已拉著劉日英躲到一塊假山石後面，見了金蒲孤的舉動後，連忙探出身來叫道：「釣魚的朋友，你不要忙，這小伙子另有幫助你的方法！」

南海漁人背對著他們，也無法分神回頭看他們要用什麼方法，祇是埋頭苦吼叫道：「你們別多管閒事，什麼方法都沒有用！」

「這小伙子的箭法別有一手，他祇要把對方隨便射倒一個，你就可以趁機反攻了！」

「南海漁人吁著氣道：「這也許可以一試，不過要快一點，我擋不了多久！」

金蒲孤長箭搭在弦上，卻又不禁至躊躇，不知道該把目標對準那一個，既不取又推促道：

「小子！你還等什麼，隨便你射倒那一個，其餘兩人也活不了！」

自獲與竺青都不作任何表示，祇有天山逸叟橫起怒目，鼓著額上青筋叫道：

「好！孽畜！我教會了你射箭，倒反而用來對付我了……」

金蒲孤本已引勢待發，被天山逸叟這一叫，指頭立刻又捏緊了，既不取又不放，一動不動。

「老朋友，你可不能怪這小伙子，教會了徒弟打師父，自古皆然，你們射箭的老祖宗后羿，就差一點死在他徒弟蓬蒙的箭下，何況你徒弟是為大義，當你死了之後，腦筋清醒了，你會因為他這番俠行而感到驕傲！」

天山逸叟哼了一聲，金蒲孤堅毅地舉起長弓再度瞄準。

劉日英卻輕呼了一聲道：

「金大俠！你要三思而後行，求忠臣義士於孝子之家，你就是殺了令師，也不見得找到家父！他……」

可是金蒲孤的長箭已經脫弦而出，帶著尖銳的呼嘯，直對準那三人飛去，既不取又推促道：

「他笑不了幾聲，立刻又止住了笑聲，因為那支長箭在三人頭上轉了一轉，忽然又飛了回來，直向南海漁人的正面射去，南海漁人突然一驚，大喝一聲，將對方三人都震了開去，抽回長竿對準箭上擊去！啞的一

聲，長箭被攔腰掃為兩截落下！

南海漁人喘著氣怒叫道：「小子！你怎麼反而要害我起來了！」

金蒲孤微微一笑道：「前輩並未受害，而這場僵局卻已解開了。」

天山逸叟與白獲竺青都在連連喘氣，卻一個都沒有受傷。

南海漁人瞪著眼睛怔地叫道：「小子！你究竟在搞什麼鬼？」

金蒲孤一笑道：

「前輩與家師等力拼之際，雙方實力相等，祇有這個方法才能解開……」

南海漁人表示不解。

金蒲孤笑著道：「剛才我發箭的時候，前輩可有什麼感覺？」

南海漁人想了一下道：

「我祇覺得對方的力道突然減輕了，我也自然地收回了勁道……」

金蒲孤笑道：「前輩知道這是什麼原因嗎？」

南海漁人搖頭道。

劉日英卻鑽了出來道：「我知道！」

金蒲孤笑道：「姑娘不妨說說看！」

劉日英用手一掠髮髻道：

「當時他們雙方都以為大俠這一箭必然奏效，令師等三人雖不知道誰會中箭，卻都收了邊道，準備抵抗下一次的拚命，南海漁人也是同樣的想法，準備在減少一個敵人後，將勁力留作消滅另兩個強敵之用，因此一場拚力的僵局，在無形中自動化開了！」

南海漁人恍然大悟道：「有道理！不過你最後為什麼把箭指著我呢？」

金蒲孤一笑道：

「因為前輩還留著兩成勁力未發，假如對方突然鬆手，前輩一定會趁勢進攻，我祇好用那支箭擋前輩一下……」

(七十八)

女

人

峰

● 橫溝正史

因此，警方很快就排除了他們殺害九十九龍馬的可能性。

九十九龍馬被殺的第二天，金田一耕助依約前去拜訪智子。

在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，智子已經歷過不少事件。

從松籟在飯店鏡面上看到那些令人膽寒的紅色字跡開始，在不到二十天的時間內，又發生了四個男人流血身亡的事件；接著，她又聽到自己的母親殺死親生父親的事。

對智子來說，這真是一連串殘酷的打擊。幸好她是個堅強的女孩，不但沒有被接二連三地命案嚇壞，反而更堅定了要揪出兇手的決心。

所以等金田一耕助來訪時，她便說出了松籟在飯店鏡子上的留言，以及從九十九龍馬那兒聽到的有關十九年前那樁慘案的經過，她拜託金田一耕助一定要調查清楚。

「我知道這是許多年前的往事，現在才委託作深入調查，實在不近人情。或許經過再度調查，我母親殺人的罪嫌會因此而排除，即使不能排除也不要緊，因為母親並非存心殺我的生父。」

「況且，我也不希望這件事就這麼不明不白地塵封在大家的記憶之中。所幸當時的殺人現場還保留著，我想請你再去一趟月琴島，仔細地調查一次。」

對金田一耕助而言，智子這番坦白的話語帶給他相當大的震撼。突然間，他覺得整個事件的原貌開始逐漸清晰地浮現在眼前。

金田一耕助輕輕地歎了一口氣。

「這麼說來，兇手的目的也因此明朗了。他或許是想藉著殺你的追求者來恫嚇你，甚至把你逼回島上去。」

「嗯，是的。可是兇手這麼做究竟是為了什麼？為什麼我不可以離開月琴島？」

「這裡面自然包含著多種因素，不過，我倒是懷疑兇手是否希望你一直保持處女之身？因為你來東京的目的是為了洗清結婚時象，而兇手似乎是在阻止這種事的發生。」

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我為什麼不能結婚？」

「或許兇手對你懷有強烈的、狂熱的、佔有欲的情感吧！」

智子臉頰泛紅地說：

「可是，我想不出有這麼一個人啊！對我懷有如此瘋狂愛情的人……」

突然間，智子吃驚地睜大眼睛，聲音微弱地說道：

「金田一先生，你該不是指神尾老師吧？」

「不，我並沒有指明任何人。」

「金田一先生，如果你以這種角度來看待老師的話，那可就大錯特錯了。沒錯，老師她很愛我，但那絕對不是什麼同性戀之類的感情……她之所以對我這麼好，是她自覺對我母親有責任感，為了這份責任感，她才如此疼愛我。」

「對你母親有責任感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老師認為當年都是因為自己的疏忽，才讓我媽媽和到月琴島旅行的學生做出那麼不名譽的事。」

(一二四)

招魂

倪匡

與會者都吃得飽飽的，食物自然精美，這一點可以從各人滿足的神情上看出來。

在那種場合，忽然有人發表了上述的言詞，多少令人感到有點意外，所以，在那中年人的話告一段落之後，就有人叫著他的名字問：「費醫生，你是不是準備寫一部小說？最流行的題材？間諜、戰爭、秘密的洩露，自然，還要有一些香艷的描寫？」

被稱為費醫生的，是在場所有人都熟知的一位傑出的醫生，大家也知道，近五六年來，他並不實際行醫，而祇是埋首在實驗室中，做研究工作，可是也未見有什麼成績，現沒有人知道他在作些什麼。所以，自然而然，他的幾個熟朋友，在取笑他的時候，都說他像是恐怖小說中的那個「鬼醫」，都說他愈來愈少在熟朋友前露臉，多半是他在研究成功了什麼魔法配製的藥，在試管中，冒著白煙，咕嚕咕嚕吞下去之後，就會變得形容古怪，舉止失常，為害世人。

在不到兩小時之前，各人這樣取笑他的時候，他並沒有反駁，祇是帶著幾分不屑的笑容，作為他的反應，同時，向我望來。

我當然也在這個聚會之中。

我也知道他向我望來的意思，是他在告訴人：「看，這些人多麼沒有想像力，那就決計不再有進步。」

費醫生的名字是費力，那是一個叫起來相當響亮的名字，可是很奇怪，醫生這個職業，不知是人們出於尊敬還是習慣，祇要是醫生，不論在什麼場合，人家稱呼起來，就是陳醫生、王醫生或李醫生，再也沒有原來的名字了。雜貨店東就不會這樣，沒有人稱之為「王雜貨店」的。

我和費力不是很熟。但是對他有一定程度的欣賞，在一些場合中，偶然遇到，如此而已，所以，他一直未曾在我的記述的那麼多的故事之中出現來。

在這個故事中，他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，這一點，要請大家注意。

他忽然宣稱的那個「進攻陰謀」，我既然在場，自然也聽到，我也不知他忽然這樣說，是什麼意思。

大家的話題，都集中在他的身上，他緩緩轉動著手中的酒杯，神情十分感慨，想說什麼，我卻弄不明白，自然也無法表達什麼確切的意見。

又有人大聲問：「是麼？那個陰謀，發生在什麼地方？」

費力陡然激動起來，先是大聲地揮著手，接著，放下了酒杯，雙手一起指向自己的身子，然後，又指向在他身邊幾個人的身子，再指向所有人的身子，叫著：「在哪裡？就在我們的身體裡，就在這裡，在你、我、他，每一個人的身體裡。」

由於他是醫生，再加上他剛才的那一番話，給我的印象，可算是深刻，所以，我立即明白他想表達的是什麼了。(二)



凌觀兒回頭看著霍非凡，焦心地對他解釋：「夫君，你誤會了，情形不是如你所想的那樣。觀兒今天和表哥見面是為了對他表明觀兒和他緣份已盡，要表哥忘了觀兒，另尋幸福。」

「是嗎？」霍非凡譏諷地扯扯嘴角，他不再相信凌觀兒的話了。

「夫君，你要相信觀兒，觀兒可以對天發誓，觀兒特地約表哥來此相見，就是想當面說清楚，了斷這份情緣，觀兒絕對沒有對不起夫君。夫君，你相信觀兒啊！」

凌觀兒急得掉下淚來，為什麼大家都不肯相信她呢？

「既是如此，那你現在就對你的表哥說明白！」霍非凡放開凌觀兒的手，漠然地丟下命令。

為了證明自己不是說謊，凌觀兒走到表哥面前，一字字告訴他：

「表哥，對不起，觀兒辜負你的真情了，觀兒決定這輩子都和我的夫君在一起，此生此世都不會離開他，表哥，別再等觀兒了，你會找到比觀兒更好的妻子的。」雖然這麼做對表哥很殘忍，但她不能不說。

「你……你騙人，表哥知道……知道你是受了脅迫才……才這麼說的，我不……不相信！」余仲豪忍著劇痛，搖頭不接受凌觀兒的說法。

「表哥，你相信觀兒，你知道觀兒從來不說謊的。我……我愛上霍非凡，我愛上他了，所以不可能再回頭和你在一起了，縱使以後被他冷落、拋棄，觀兒都一樣愛他！他愛他、我愛他……觀兒可以對你說千萬萬遍的我愛他，我真的愛上我的丈夫了。表哥，我愛霍非凡，不管發生什麼事，我的心中祇愛他一人，所以你別等觀兒了，就算等上一輩子，我們也不會有結果的。對不起，表哥，觀兒對你抱歉，再見，我們永遠不會再相見了。」說完，她流著淚跑回霍非凡身邊。這是她的選擇，她絕不後悔的選擇。

「表妹……」余仲豪心中大慟，連吐了好幾口血。他終於看出凌觀兒是說真話的，因為當她說她愛霍非凡時眼裡都是光彩，那種愛的光芒騙不了人，他終究是失去了凌觀兒！

「說完了嗎？」霍非凡臉上的寒霜沒因為凌觀兒的表白而融化，他的語氣仍是凍得人發顫。

凌觀兒點點頭，纖瘦的身子想靠入丈夫懷中尋求安慰，但霍非凡推開了她的，祇抓起凌觀兒的手大步往外走。

「觀兒，表哥也祝你……祝你幸福，再見了！」余仲豪吃力地說出他的祝福，衷心的祝福。

凌觀兒轉回頭看著表哥，豆大的淚水不住地落下，跟隨地隨著霍非凡快速離開，直到看不到表哥了，她才轉回頭拭淚。而她如此依依不捨的神情也落在霍非凡的眼裡。

來到相國寺外，霍非凡抱著凌觀兒跳上馬，吆喝一聲，馬兒如箭般衝出，急奔上路。

凌觀兒靠在霍非凡懷中，很不舒服的皺著眉頭，因為霍非凡將她摟得好緊，緊得讓她呼吸都覺得困難，不過她心中是高興的，她想夫君一定原諒她了，才會這麼抱緊她，就算不舒服她也很開心。

凌觀兒小臉貼著丈夫胸膛，聞著他身上濃烈的味道。總算所有事情都圓滿解決了，舒了口氣，她笑了。(六十八)

非凡莊主

可兒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且表柯爺一肚子熱血，火焰焰的。到了家中，秀林問：「你到宣家怎麼樣了？」柯爺也不回答。夫人還坐在那張椅子上發怔，寶珠也伏在椅子上哭啼啼。見柯爺回來不動聲色，以為前去一定迫問沒有此事，解了錦箋之疑，大家略放些心。祇是秀林見柯爺這般光景，好人詫異。哪知柯爺於黃昏後，暗命家人備了三乘小轎，在後園門伺候。假意著人向小姐說：「夫人聽得老爺於三更要弄死小姐，特備下轎在後門等候。小姐速往宣府躲避要緊。並帶如媚、如鈞。」寶珠不知是計，唬得魂飛天外，急急帶了兩個丫環出房，趕至後園門上轎，一路趕奔御河下來。柯爺後面親身押著三乘轎子，怎生逼寶珠投江，且看下文。

第八回 癡生染病 義友央媒

詩曰：

忽聞凶耗起愁思，一點癡情祇自知。

藥石任他醫百病，誰醫死別與生離。

柯爺押著女兒寶珠並丫環如媚、如鈞三乘轎子由御河邊走了幾里下來，將近大江不遠，對岸儘是蘆洲，喝令轎子住著。轎夫答應，把三乘轎子歇下。寶珠在轎內聽見是他父親的聲音，唬一大跳，暗想：「不好了，我今日是沒命了。」心下正在悲切，又聽見柯爺喝叫：「寶珠與兩個小賤人快些出轎！」寶珠主僕三人祇得出轎，向外一望，但見一派江水滔滔，免不得魂不附體。又見柯爺叫三乘轎子先回，不知是何意思。寶珠忍不住向前叫聲：「爹爹！此刻天已黃昏，將女兒與兩個丫環帶至此地做什麼事情？」柯爺見問，冷笑兩聲道：「你做的事情，你豈不知！我實對你說罷，你這忘廉喪恥的賤人，敗壞為父的清白家聲。若將你處死於家內，免不得入殮殮葬，驚動外人耳目，亦復不雅。趕此昏夜無人，將你帶到此處，你看，一派江水即是你葬身之地。你一時失著，做錯了事，非怪為父狠心。你之閨門不謹，總由這兩個小賤人勾誘，亦禍之魁首。等你死後將兩個小賤人另賣，豈不又要貽害人家！不如將這兩個小賤人隨你到江心去，做件好往龍宮去的。你聽我的吩咐，速速自裁罷，免得為父的親自動手。」柯爺說這一番話，倒把兩個丫環唬得渾身亂抖，哭哭啼啼。轉是寶珠聽見此話，並無悲恨之色便道：「爹爹既要女兒身赴江心，女兒倒也情願留此清白之軀。何不就在家中向女兒說明，也讓女兒告別母親，答謝生身養育之恩。爹爹做此詭計，使我母女不能一別！女兒死不惜命，祇可憐兩個丫環也受此不白之冤。」

(二十七)

神機妙算張太乙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 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 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 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請上網：slcj.us
 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